

菠菜，有点甜

□高明昌

今年的事情有点怪，到小菜场买菠菜，看见买菠菜的人，不买尺把长的，不买根茎粗的，专门买小的，像一棵极小的蒲公英；有时买矮的，像一棵极小的塌棵菜。为什么，想起吃蔬菜的事情，就觉得万事总有个说法，想问一下，旁边握着菠菜的朋友解释说，这种菠菜，是自己菜园里种出来的，吃起来甜的。

嗯，每一个细小的变化里都藏着陌生，我也买了一把。

到了老家，说起这事情。娘说，我们自己的菜园里，种了很多很多的小菠菜的，买啥？二妹嘿嘿后说，菜园里菠菜，现在太小了，太矮了，全都趴在地上，挑起来拖泥带水，品相差。她问我到底要哇？我说挑一顿吃的。姊妹说，那我去挑，说完就穿上了套鞋，挽起了杭州篮。我说，一道去，我也去看看。

走进了菜园，看见蔬菜叶面扑闪着夕阳的光芒。

菠菜的叶面很少有光芒。我看见，菠菜贴地而长，长大了也贴地。它们落种在青菜、芹菜的畦边上，就是高层与低层的配置，一个早晚阳光，一个偶尔见阳光，自是缺少滋润；菠菜的个头非常矮小。根很细，茎不粗，叶狭长，道地的土命，土命是土命的长法。菠菜也就习惯了太阳光一扫而过的境遇。

但菠菜依旧长得郁郁葱葱。我看见，菠菜的长法是很有规律的，看那间距，每一棵菠菜的相距都在五六厘米，叶面有些散乱，但向外伸展是统一的。二妹说，这是间苗间出来的。菠菜只是顺势而长，将空间变成了自己的生命通道。

即使是葱郁的菠菜，仔细看，也有残叶的。当冬日的雨，夹着长风横扫大地的时候，寒意会久聚不散，那些只有一二毫米厚薄的叶片，会冻僵、会吹散、会破碎，它们会垂落于地面，与泥土蜷缩在一起，只留下叶片的碎影，但一旦有人扶起或者扶正，它们照样和着菠菜的生命周期，修复成一片嫩叶，真正做到一样的土地，一样的美丽。

我有时想：菠菜的生活也是

艰难无比。

还真的是这么一回事。一粒菠菜的种子，是一场说不清何去何从的孤单存在，在来年确实很难成为菠菜的，但无数的种子结合在一起时，成为一堆，成为一包了，所有的种子就有了家的存在，就有了重生的可能。你看，二妹想起播种时，拿出来看看的是一袋袋的种子，二妹想在太阳底下晒晒种子，拿出来的也是一袋袋的种子，二妹落种时撒出去的是一手心的种子，从来不是单粒的。

播种前，二妹左等右等，等来了一个好天气。我看见二妹来了菜园，她是要去翻土。二妹撩起锄柄，将锄头插入泥土，再用力向后拔出锄头。这很像刨土拾金块的样子，啪嗒一声锄头着地，噗嗤一声泥块翻转。泥块翻转后，曝晒一二日，再捣碎泥块。再隔一二日，再将泥土拢起，拢成一垄又一垄的土。在垄的边上放置鸡鸭狗粪，盖上了一层泥土。然后，二妹移步到畦边，拿起一袋的种子，将手伸进袋子里，伸出手时，是一把握紧的拳头，将拳头伸向畦的中心，轻轻地放松手指，轻轻地收拢手指，收放之间，种子出手了，种子落地了。从这头到那头，从那头到这头，然后再盖上一层细泥，再埋下身子，看看泥土，起身轻轻踩踏泥土。有序劳作，不慌不忙，仿佛一个没有悬念的菠菜丰年正在生成。二妹干湿的脸上，充满热诚的期盼。二妹伸了一个懒腰，对着太阳，自言自语：好了。

等着，是因为有希望可以期待。每一个劳作的环节和步骤，都需要心境和定力来支持，二妹就是。她又去种土豆、山芋了。回南桥时，我带回的蔬菜，一成不变的是青菜。其他都在变化之中，有时候是大蒜，是芋艿，是蚕豆。这回是菠菜。下午到老家时，我看见门口的套鞋不见了，我想到的是，每一棵蔬菜，它们都不是野生的。菠菜更是。

时间不分来路和去处，一场又一场风雨过后，菠菜长大了，我就吃到了，是有点甜。这个说法，一点不诒人。

我家附近的公园路口，栽了几棵树。一树分五六枝，树枝并不粗，高有两米左右。

因为树在路口，此公园又是我常去散步的地方，每每散步，便从树边经过。

刚与此树相遇时，我并不认识它，也没在意它。那年冬季，见此树所有叶子全部落尽，倒是多瞄了一眼，光秃秃的树杆，很有寂寥感。只因冬季叶子落光的树很多，也没过多的感慨发生。到了次年初春，见树枝上结出了花蕾，且花蕾似一只只小灯笼一般垂挂在树枝上。细赏其姿态很有意思，它们仿佛是位低垂着头的孩子，像是在沉思，又像是有些害羞的样子，总之与那些面向太阳、昂首张扬的花朵很不一样。

这别样的花姿倒引起了我的兴趣。原来这树不仅是先叶开花的，而且花姿别具一格。于是，便想要认识它。

后来一查，方知道此树叫结香，此花称结香花。而且获知，这树枝上挂的似灯笼一般的花蕾，是可以采摘下来晒干后泡水喝的，其功能为：养阴安神，明目，祛障碍；用于青盲、翳障、多泪、梦遗、虚淋、失音等等。

自然，这是中医的奥秘所在。

古镇新场早先有十多家茶馆，南面的中华楼、北面的第一楼店面最大，设书场和客房。一档书能说十多天，每天说四五个小时，这期间说书人食宿在茶馆。

北京茶馆里的戏台要大许多，是戏就得走场，得走得过来。有一点不一样，戏园子里叫看戏，在茶馆叫听戏。旧戏以唱为主，耳朵用得多。梁实秋写的《听戏》是这么描述的：

“常看见有人坐在戏园子的边厢下面，靠着柱子，闭着眼睛，凝神危坐，微微地摇晃着脑袋，手轻轻地敲着板眼，聚精会神地欣赏那台上的歌唱，遇到一声韵味十足的唱，便像是搔着了痒处一般，从丹田里吼出一声‘好！’若是发现唱出了错，便

此，像程蕾蕾医师所做的这样的科普就显得非常及时和需要。

无独有偶，多年前，我在音乐会现场结识了长海医院血管外科创始主任、腔内血管学创始人景在平教授，他不仅热爱古典音乐，诗、书、画更是一绝，开创生命象画派，作品刊登在国内多家主流媒体上。景教授还多次举办书画展，筹集义卖的钱款用于救治经济困难的患者。他在专业领域建树颇丰，其独创的专业医疗技术甚至已推广到国外（网上可查看）。为了让大众能更多了解血管外科的常识，景教授还举办普及讲座，在讲座现场，他用视频图解方式，形象生动讲述了他是如何将书画艺术中的灵感运用到手术中的，一条条血管就像书画中的线条，手术转换成了艺术，从而实现了医学与人文相融合、技术与艺术相融合、科学与文化相融合的大医学观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大医学观，才使景教授在血管外科领域独领风骚，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权威和专家。

由此可见，专业的视野不仅仅在专业之内，如此，则境界大开。

一棵与梦有关的树

□俞富章

中医的伟大之处在于，可以将大自然的花花草草中所含的药用功效应用于治病救人。从前的读书人，很多是懂些中药道理的；过去住在农村的人家，或多或少也都会用中草药治疗小毛小病的。记得我儿时，每年都会喝一两次父亲用楝树皮熬制的汤水，是防治蛔虫病的。可惜，如今，读书人略通中医的不多了，而民间会用花花草草治疗小毛小病的更少了。

自从在公园里看到结香树后，我就常常在其他地方寻觅，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栽了结香树。然而，却很难寻觅，只在我们这座城市的另一处步道的边上看到过。

有一阵，我想写结香，写写对它的花姿和它独有功能的赞美，只是一直没有写。前些天，在阴雨绵绵的日子里，有了一个晴好天气，于是又去了公园散步。经过路口，忽然发现结香树又长出了花蕾。美妙的花蕾让我心动，又想到了它的一些传说，于是驱使我敲起键盘。

结香树真正的趣味，不在它的花姿，也不在它的功能，而是它的传说。

结香树有另一个名字，叫梦树。叫它梦树，并不是这树会做梦，而是这树与人的梦有关系。关于梦树与人之梦的关系，有多种传说。

说书听书

毫不容情地来一声倒好。”梁实秋认为“这正是真正的观众”。他还说，这些人的眼睛也不是老闭着，有时也要睁开的。唱功必须细听，演技只能直观；见名角或是秀脸，眼也会定。

江南说书多是正襟危坐，出演者多是一人，最多两人搭档，持三弦、琵琶，最简只一柄折扇；要紧关头说书人或许会起身作姿，但不会移步。既然不舞不蹈，那就真没眼睛的事，也无所谓面朝哪坐。说书人能仿天下之声，速严速嘻之相也是看点，导致听书人转身扭头，算是久坐所需的适当活动。

听书一听几小时，吃茶是习惯，耳朵是顺带。主要是闲，闲也

传说一，说一个人若做了梦，就来梦树的树枝上打个花结，会有意外惊喜。若是晚上做了美梦，花结会让人美梦成真；若是晚上做了噩梦，花结便让人解厄脱难。总之，梦树上打个花结，可以助人幸运的。

传说二，在我国的鄂西地区，那里的女孩子到了找对象的年龄，便要找一棵结香树，并将结香树的枝条打成结，然后对着结许愿，如此，就可以找到如意郎君。传说中没有介绍，男孩子找对象要不要找结香树，这有点奇怪的。

传说三，在我国黔东南的农村一带，这结香花被称为“解梦花”，据说，如果一个人想知道梦的意义，就去采几朵结香花放在睡觉的枕头下，那么，一旦做梦，就能解开；如果一个人经常做噩梦，有结香花相伴，就不会做噩梦。

一棵树会拥有那么多美妙的传说，这是不多见的。传说让结香树拥有了与众不同的神奇。当我知道了这些传说之后，再看到结香树时，心中油然而生出一种敬意来，总会多看一眼。

那天，我也摘了几朵结香花带回家，并且放在了枕头边，心中期待晚上能有一个好梦，且可以美梦成真！

□詹超音

是养成的。有捉鱼的，卖菜的，无所事事的老头老太；也有专为书香而来的。捉鱼卖菜的先在茶馆外的桥头守客，卖完了，拍拍袖口，摸一下兜，进楼叫茶。

古镇的茶馆都临水靠桥，汲水方便，出入方便。中华楼在镇的南头，乡下过来的居多，基本都是茶客；第一楼在闹处，除了茶客，戏迷也不少。

妻子的奶奶是戏迷，我儿子小时候常被老太太带去听书。孩儿愿随是因为茶馆里有蛮多吃的，在环境自然也听，听得虽不认真，回来却能复述，仿得活灵活现，趟数多了，倒也练了两片小嘴皮子。

坑

□石路

运行。

我们说，恪尽职守，是每个公务人员最起码的标准，更何况干部。这种选择“躺平”、撂挑子、当甩手掌柜的，实不该为官所为。此举，不但有负群众所托，更有损公仆名声。为官避事平生耻。我们再也不能让“躺平”式干部有立足之地，再也不能让这样的“坑”再坑人。

春光好

□莘小龙

江河荡漾波涛。

朝霞绚、

寒风怒号。

老树新枝齐绽放，

馥郁悠飘。

油油陇上青苗。

夕阳艳、

翔鸥笑噪。

丽日祥云披锦绣，

一派春潮。